

父親

5D 林煒榮

在我兒時的記憶裏，爸爸是沒有面孔的。不論吃飯、看電視、上廁所，無時無刻，他的臉都被馬經遮掩着，連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我也絕少看到他的「廬山真面目」。他從沒叫過我的名字，但那些馬匹的號碼和稱呼他反而倒背如流。他的腦袋，從來沒有記住我的上、下課時間，因為在他的時間表裏只有滿滿的開賽時間，哪容得下我這與他沒有利益關係的人？我討厭學校的功課硬銷親情，老是要人寫下和家人樂也融融的片段；要是把「馬經爸爸」畫到畫紙上繳交，準會被老師責罵一頓，然後要求重畫一遍，還不如打從一開始交上父慈女孝的佳作，反能博得一個「甲等」的美譽。

後來，爸爸越來越過份，賭的不止是自己的積蓄，他身上能壓榨出來的半點油水都不惜拿來押注。直到一天，我瞥見門外的紅漆油和媽媽慌張的表情，我深信爸爸真的沒救了，我由衷希望我是個沒爸爸的孩子。

沒想到，這閃過腦海的念頭，竟然成真……

那夜，我如常回到家中，卻收到惡耗般的電話。我立刻趕到醫院的302號病房。這是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爸爸的臉，視線卻不爭氣的變得模糊。那隻本來只拿着馬經的手，如今卻插滿了喉管，醫院的燈光令本就消瘦的他更為蒼白，歲月毫不留情地在他臉上刮下一道又一道刻痕，原來他就是我爸。我偷聽媽媽和醫生的對話，爸爸有的大概是類似中風的症狀。這種病的變數很大，急救過後，能做的只有漫長的等待，或許明天睜開眼，他又精神奕奕地閱讀着馬經，或許明年、以後都一睡不起。在病房裏，大家都不發一語，只是靜靜地凝視爸爸，這畫面，似曾相識。

在我五歲那年，肚子異常地痛了兩天，晚上更高燒不退，整天輾轉反側，不得安眠。家人開始焦急了，爸爸連忙把我揹起，安慰我不要哭，然後乘的士到最近的醫院。那時，我靠在爸爸背上，雖然看不清他的臉，但他微暖的身體和略帶急促的呼吸節奏，都似乎叫我不怕。經檢查後，發現我只是普通的腸胃炎，但爸爸堅持要我留院一晚，待情況穩定後才出院。就這樣我在醫院裏倒頭大睡，一覺醒來，看到睡眼惺忪的爸爸，頂着好比國寶的大眼袋問我想吃甚麼早餐，我發現，昨天的疼痛和不安早已消失不見。

而現在我卻不能使他安心，他就這樣安靜的躺在床上，而我只能守在床邊，我害怕他連睜開眼睛的機會也沒有。現在他的夢境裏到底有誰？作的是否一夜美夢？

不經不覺，爸爸作了數個月的甜夢了，日子亦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我們逼不得已接受這個事實，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。逢星期一、三，是我探望他的日子，每次我總會帶上一份馬經，用近乎專業評述員的口脛朗讀，我知道他正細心聆聽，慢慢的、仔細的……